



台灣小說的二種悲情

李漢偉◎著



李漢偉著

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

駱駝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小說的三種悲情 / 李漢偉著. -- 初版, --
[臺北縣]板橋市 : 駱駝出版, 1997[民86]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9549-23-0 (平裝)

1. 中國小說 - 評論

827.88

86012372

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

一版 1997/1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180元

著 者：李 漢 偉
發 行 人：陳 巨 擊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 版 者：駱 駝 出 版 社

地 址：台北市博愛路25號312室

電 話：(02)23711031

傳 真：(02)23815823

總 經 銷：高 雄 復 文 圖 書 出 版 社

地 址：高 雄 市 泉 州 街 5 號

電 話：(07)2261273

傳 真：(07)2264697

郵 撥：41299514

裝 訂：高 揚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50號 ISBN 957-9549-23-0

<http://www.liwen.com.tw>

E-mail:liwen@mail.liwen.com.tw

自序

本書完稿於一九九二年三月。

完成本書可說是我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教學與研究的一份重要感的實現。特別以台灣小說作為探研的對象，並以能夠真誠反映台灣社會主體性格的寫實內涵，作為界定的判準。所謂社會主體性，乃深具認同本土與自主性格；通過文學能夠呈現出我們生活的真實面貌與色澤，而這一份真實，又能夠凸顯我們現實生活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它是既內在又超越，不但反映整個社會的脈動，大眾百姓的心聲，真誠寫出這個社會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而且還寫這一社會人民生息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反映人民的主觀願望，以及對這一個社會的期待。

在台灣近五十年來的寫實小說中，我試以「窮困／民生功利」、「政治／民主社會」、「女性／人性應允」三個命題，作為探索的焦點。倘從人類的悲劇性來看，台灣小說不只有這三種悲情，或說台灣社會的悲情也不限這三種類型。不過，這三個命題卻是我們四、五十年來大眾所面對的主要課題之一。我們犧牲農業而及早進入工商社會，也渡過多少個內憂與外患，我們脫離貧窮成就了「經濟巨人、文化侏



儒」。當我們飯飽酒足，形而下的生理需求獲得滿足之後，今天我們的社會普遍泛政治化，追求的焦點即是政治的民主化。這分屬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二者之外，我特別提出「女性之悲」模式的探索，恰好可以貫穿上下，從人性應允的拯救觀中成全二者。也因此，在章節的安排上，「女性之悲」模式的探索放在第三章，好聯絡統整左右。

研究探索中發現，我們的小說家深具救贖之心，雖然少不了有悲傷的記錄，可是流淚使人更新，三種悲劇模式都共同呈現拯救的終極關懷來。一來就其理性的成分，使我們明白台灣社會之所以能夠走過從前創造奇蹟的緣由。二來也頗可呼應台灣社會一句俗語「出頭天」的盼望意識。我們在人性的扭曲中求出頭天，在貧困中求出頭天，在政治戒嚴中求出頭天，而期待的種子終於來到！

本書得以完成，特別要感謝吾妻富美及二女靈均、怡均，他們在我忙碌的撰寫期間，一起和我努力與掙扎，恆是以最美麗的笑容來溫暖我。本書最要感謝的還包括疼我愛我的雙親，尤其要獻給來不及看我完稿的父親，在完稿前二個月別世安息主懷；我會疼愛生長的台灣的文學，如同他對我的大愛一般。

李漢偉於南師紅樓
一九九七年元月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台灣小說的寫實精神

第一節 台灣文學的寫實傳統

一

一、「五四」的寫實精神

二

二、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寫實精神

七

第二節 寫實主義的再檢討

一三

第三節 「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糾纏

一九

第四節 台灣小說的寫實悲情

二七

一、試釋台灣小說

二七

二、台灣小說的幾種悲劇模式

三一

第二章 台灣小說的「窮困之悲」模式探索——試以黃春明電影小說為例

四三



目次



第一節 緣起	四四
第二節 「工作／餬口」的窮困之悲模式	四五
第三節 「窮困之悲」的理性內涵探索	五五
一、德之貞定	五七
二、生之喜悅	六二
第四節 「窮困之悲」的救贖心靈探索	六六
第三章 台灣小說的「女性之悲」模式探索	七九
第一節 試釋台灣婦女的二重悲劇性	八〇
第二節 農業社會女性的悲劇探索	八一
第三節 工商社會女性的悲劇探索	九三
第四節 重建女性的獨立人格	一一〇
第五節 台灣婦女是尋求盼望與意義的種子	一一六
第四章 台灣小說的「政治之悲」模式探索	一二九
第一節 泛政治化與政治小說	一三〇



目次

第二節 「控訴／冤情」的政治之悲模式.....	一三三
第三節 「重建／歷史」的政治之悲模式.....	一四八
第四節 拯救意涵的終極關懷.....	一六一
第五章 結論.....	一七七
主要參考書目.....	一八三



情悲種三的說小灣臺



第一章

導論：台灣小說的寫實精神

第一節 台灣文學的寫實傳統

一、「五四」的寫實精神

陳獨秀在一九一七年繼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之後，於其〈文學革命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註一）

他極力排斥這些主張的緣故以爲：

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



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

(註2)

他們對傳統文學觀的發難，後來蔚成一股強而有力的風氣，更配合五四時期思想的革命而進行文學革命。後人不乏遵循社會的、寫實的平民文學觀，除在文學創作技法上有所增強外（註3），更在文學理論上多所發揮與建樹。周作人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位。他曾寫了兩篇短文〈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揭橥人道主義的文學，並非所謂「悲天憫人」、或是「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文學，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只要本此人道的關懷，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皆屬人的文學。當然，其內容他十分肯定「普遍的」、「真摯的」思想與事實。從「人」到「平民」的界定上，周作人肯定人之靈肉的二重生活，是一物兩面而非對抗的二元，所有人也都應持守著自立與互助的兩種道德（註4）。

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學的發生，寫實精神立即獲得文學集團的響應，風氣為之大開。一九二〇年文學研究會鼓吹著為人生而藝術，「提倡血和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著苦難的社會而為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裏面的，他們乃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國家社會的苦



痛與災難的。」（註5）那怕是與之相對壘的創造社，在一九二四年其健將成仿吾〈藝術之社會的意義〉也從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精神，生出對社會現實的一份專注：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社會的一個分子，我們自己知道我們在熱愛人類——絕不論他的善惡妍醜。我們以前是不是把人類社會忘記了，可不必說，我們以後只當更用了十二分的意識把我們的熱愛表白一番。內生活的紛爭，我們即時剿平了罷！我們來大開眼簾觀看觀看，我們四圍的血肉橫飛的擾攘！我們不是怕見血的懦夫，我們不是慣流淚的弱女，我們來，來恢復我們的社會意識！至關於藝術之根本的意義，我以為謙遜的懷疑，實逾於狂妄的武斷，我們暫且懷疑，待我們從懷疑之中證出新的信仰，如我們從黑暗之中求出光明來罷！（註6）。

五四以降，著重細膩描繪社會芸芸眾生、關懷人生群相的寫實文學，當也有它的弔詭存在。王德威曾明白指出：

五四以來的作家提倡寫實主義往往以關懷全面人生、客觀批評是尚，但事實上就當時的文學批評及作品而言，所謂的「寫實」，其選擇性及排他性是極其明顯的。中國古典小說不就在新文學運動時全被斥為「不寫實」的腐朽文學麼？如果我們比較中共文革期間如浩然之流的「寫實」文學與文革後的「傷



「痕文學」間的差距，則更不免慨嘆「寫實」二字一至於濫用於斯！（註7）王德威另文〈魯迅，還是老舍？——中國現代寫實小說的兩個方向〉更對「五四」寫實精神加以反省：

我們對於「寫實」一詞的定義，每每有過於籠統之弊。寫實主義在十九世紀歐洲原就是一眾說紛紜的文學辭彙，當清末民初的學者文人將其納為己用時，尤多混淆附會之處，更遑論因文化政治背景的作用所產生之不得不然的曲解。如果我們僅一味重複五四作家所謂「文學反映人生」的老話，而昧於細察寫實作品「如何」或「是否」反映人生，或反映了什麼樣的人生，則我們不但忽視了「寫實」一辭的歷史及理念動因，也間接將寫實運動看作是一僵化的過程。（註8）

遵信十九世紀寫實的傳統，著重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觀點，強烈的道德批判色彩，在「五四」的當時不免有其偏倚，而不自覺於「寫實」與「不寫實」的辯認之中。我們不應只存留在寫實作品模擬、反映層次的追究，更該考量文化文學成規乃至政治宗教信仰對作家寫實觀念的深刻影響。同時，「寫實」二字本身也不再是一成不變的詞彙，乃是一具有歷史動因，亟需不斷修正的研究方法的簡稱。（註9）

「五四」以至三〇年代的寫實精神，因社會的變遷，文化的需求，事實上也有

許多轉變。三〇年代白話文學的寫實精神，李歐梵曾在魯迅小說的傳統繼承問題上涉及談到：

我認為：在內容上，三十年代的作家是繼承了，在形式上，卻並沒有完全繼承。這是因為從五四到三十年代，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遷：日本侵華、國家分裂、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三十年代初期的作家，心態十分激動，漸漸的，感時憂國的精神取代了藝術創作的精神，三十年代文學也就漸漸走上了反映社會的寫實主義路線，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希望把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的情況以及幾代人的故事詳細的寫出來。因為感到整個社會的問題太大，長篇小說也就越寫越長，像巴金就寫了好幾個三部曲。到了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就把感時憂國的思想潮流予以政治化，變成了教條式的文學，所謂社會主義寫實文學。（註10）

三〇年代的文學，李氏在另篇〈浪漫之餘〉的文章中，更提到：

我認為三十年代文學的精神，必須有一種全面的認識。三十年代的文學，不是一種狹義的社會主義文學的，也不是聽命於政治的左派文學，而是從作家個人的社會情操和主觀的藝術視界來描寫社會的文學。三十年代的文學偏重於描寫社會的黑暗面……（註11）





「五四」以至三〇年代的寫實主義精神，在中國的境內吹起了一陣狂風。就台灣而言，自據二、三〇年代就有許多人頗受影響，為文辦雜誌，並且撰寫寫實主義的小說（註12）。待到一九四九年國共分裂，雖然台灣再也不准閱讀二、三〇年代的作家與作品，可是光復後第一代的小說家，尤其，到了鄉土文學抬頭的七〇年代，有人以為這一份寫實主義精神再一次得到發皇（註13）。

二、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寫實精神

台灣七〇年代寫實主義的新文學，倘比之「五四」之後的三〇年代，堪稱為另一個黃金時代。

七〇年代文學的特色是力捧回歸寫實及本土化運動（註14）。文學擁抱社會與土地，凸顯在這個年代間，其因不少。倘從台灣社會蛻變的觀點，特別是扣住台灣的政局，可以發現七十年代初期先後發生釣魚台事件及退出聯合國，對社會大眾產生極大的衝擊，特別是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挫敗，在灰心之餘開始回歸省視身處的現實，彭瑞金在回顧四十年的台灣新文學，曾說及此一時期現實化的內涵：

持民族主義的改革者也很快地發現了此一真相，與其無謂地學五四青年或抗戰青年叫囂喊口號仇外，不如返身做「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與



其說保釣運動中學習，不如說深受內部挫折而反省的一群，於是結社組團上山下海去工作，到農村、漁村、工廠、礦坑實地去調查瞭解，親身體驗到農業經營的困境、農產品之銷售剝削、漁民生活的艱苦、工人工作環境之惡劣、職業病、公害污染，勞務報酬之不合理等貧苦無助人群生活的真面貌。

此一從現實紮根的參與行動，固然糾正了虛無縹渺的民族主義情結，最重要的是把他們的注意力從仇外的愛國迷思轉換為對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擁抱熱情。擁抱現實、社會參與的呼聲，不但團結了知識份子，也把知識份子的言行與農工等民眾的權利和利益結合在一起，這種現實化，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蛻變之一。（註15）

七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本土小說家明顯的從個人的小胡同、從內在心靈的探索，轉為對外在世界的觀察，對整個人類共同體的社會事件開始關懷。小說呈現的不再只限於個人的理解，乃至對於現實種種事物的發展，找尋演變的因果關係，特別是七十年代初期，逢上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事件的相繼發生，一天數變的現實逼使作家們不能不捨棄內在的探索而為外在世界的了解（註16）。於是寫實主義的寫作技巧再一次因應而起，成為多數作家所共同顯示的特色與風格。

七〇年代有二個重要的關鍵，是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是一九七九